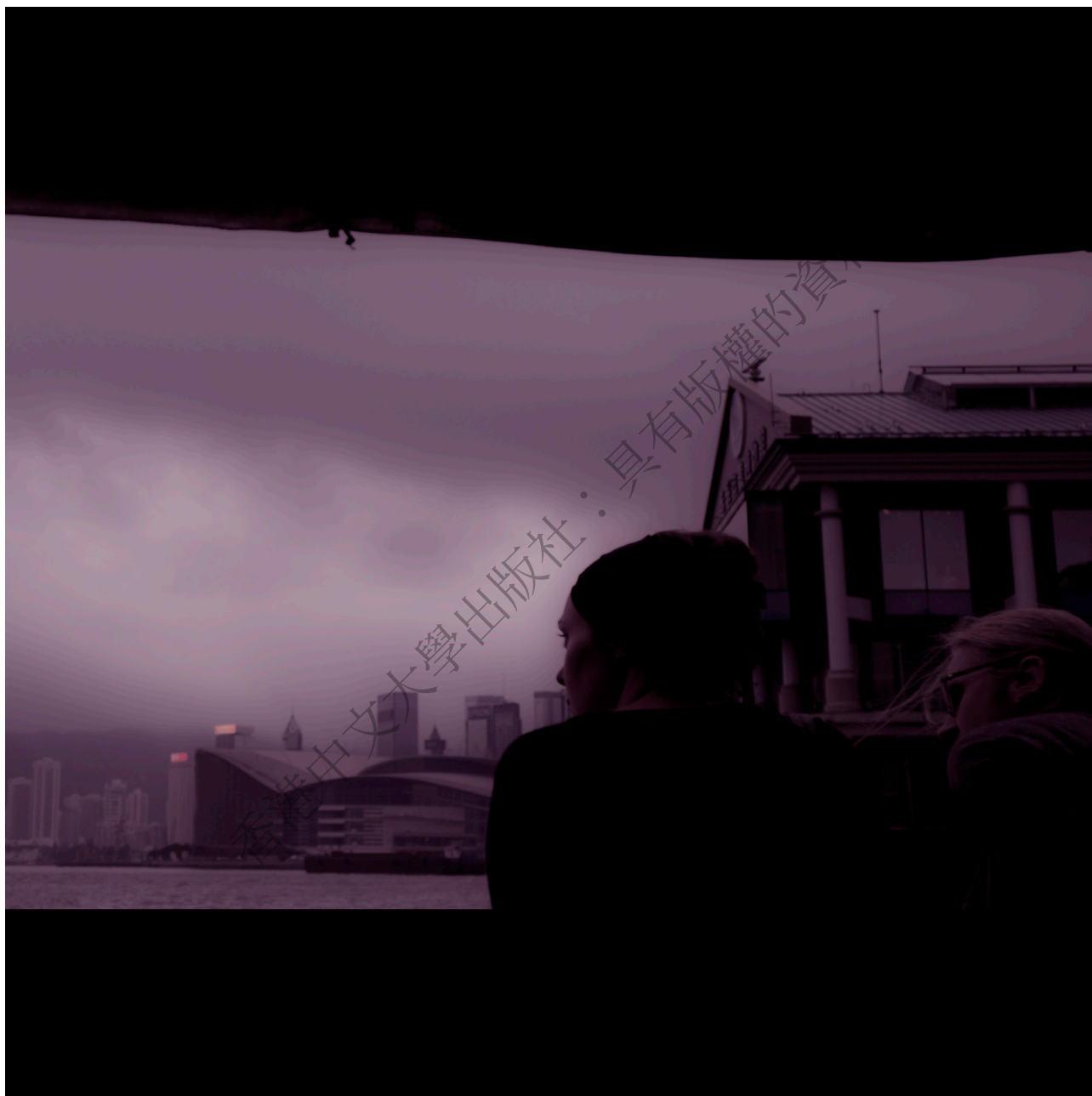


(讀))
(((音)



攝影：梁山丹

(讀)))
(((音)



攝影：梁山丹

((讀)))
(((音))

男人三十七寫男人四十

曾繁裕

印象之中、之外、之邊緣
宿命存在
時間與虛無都有海德格和沙特的三十七歲
以質數化作一本書，或無意義的思辯
而四十，可以有八種乘法組合
源自遠古的小學教材

胡彩藍消蝕
學生和情人的界線
成為老師的宿命與性幻想的本質相反
有限的高潮，無限的罪與罰
窺看聖嘉勒女書院和香港仔工業學校的學生
已看到馬尾女生的正面
鳳凰木的紅花枯榮過多少次了
他或許差三年就要出軌
誰在未來凝視他呆滯的側影呢？

成為林耀國或任由林耀國穿身而過
讓風填滿長江
對等的復仇成為禁果的種子
在情慾炸裂的時代
我們全身都掛滿沉重的刑具
不是五馬分屍那種
而是睜開眼就刺進來那種



(讀))
(((音)

男人六十

曾繁裕

中學學位教師，頂薪 \$81510
升一級，高級學位教師，頂薪 \$97575
舊制教師，這樣退休的話
退休金大概一千萬
適逢樓價大跌
可以不用按揭，買斷一千呎單位
偏遠一點，或者有花園或天台
在阿銳和安然一同去過的離島買獨立屋也不錯

將近退休，案頭的全家福換過幾次
慾望已經舉不起來
再沒有像胡彩藍那麼吸引，無關外表
學生大多是 SEN 或新移民
他們懂不懂得寫「罈鐘」已不重要
有些退休的同事買了西餅蛋撻回來
說起瘋狂旅行的種種
長江已經不流行了，張家界又或福岡
像乖巧的、不存在的學生等著

細仔像阿銳，不用提
而大仔四十歲了
安份如四十歲前的父親
他近來有點煩惱
如果有甚麼女人靠近他
給意見的話
應該視他為兒子、學生，還是自己？
合符道德是第一種方法，順其自然是第二種
正當十歲的孫子跟父輩玩數字遊戲的時候
糾結的人依然拿著那幾柄老記憶割出新傷口



〈對峯歌〉三首 —— 致敬杜琪峯導演

對峯歌 一：命什

周漢輝

幾年前我坐喺一棵樹下面，睇住隻死咗嘅雀仔，
睇到因果；我知道係公道嘅。但係我再做唔到和
尚。

——《大隻佬》，2003，杜琪峯、韋家輝執導

我睇到人心入面嘅鬼。

——《神探》，2007，杜琪峯、韋家輝執導

複眼

看你的巴掌摺過來
像細察著密雲中的水滴
與空隙，各有動向。

總是擊空。蒼蠅飛上日照
猛烈處，蠅翼振動著
你所聽見的世界 ——
莢狀雲塗抹闖進白天的彗星

光消除蠅和星，但瞳孔
閉餘的洞恰向天上
光速前進便與彗星交錯
當然還不可能，你可能

相信幾何，術數，塔羅牌
不如相信拿生命去以卵試石 ——
午飯吃過牛什，散步橫過馬路
像股市升降的走勢正待轉折

資金流入，拋售，利淡因素
與利好新聞，股評人分析
讓你關掉手機，而人生始終待機
升遷投資買房婚姻生育移民

父母勸說看風水改運
舊同學慫恿你找人生教練
明知時間無多，回銀行的路上
你仰頭瞥見莢狀的雲分離了

白膠袋

飄飛於玻璃高樓之間
你再沒有留意它
速度跟你差不多

剛好套上你的臉
像光芒過多，一無所見
皆出於你的假設 —— 你拐彎
它也轉向，封鎖你的退路

彼此只好相隔天和地
互止。一隻狗走近。
一陣風拂起。一輛汽車
駛過。你邁步踏上空氣

踏不下去，像無限通透的
玻璃承受腳步，卻清脆破
裂，從各塊懸空的碎片裏
洩露另一些的你存在

踏痛狗腿。或車輪輾過你。
或狗先咬你的腿。碎片
疊壓在身上，像複眼
迫視你

時間無多，你仰起頭
把臉推進白膠袋 ——
聽見蠅翼振動著世界
我在它的夢中隨意換睡姿



(讀)))
(((音)



攝影：杜錦榮

(讀))
(((音)

對峯歌 三：銀河氏輪盤（組詩）

周漢輝

我無呀，點樣死，死喺邊度對我嚟講都唔重要。
——《暗戰》，1999，杜琪峯執導

1998《真心英雄》

活在和平的時代也像
日復一日把子彈上膛

沒有給人出賣，不用跟欣賞的人
敵對，及以報仇為生

卻總會看過不如不看的電影
看了好電影也總會忘剩一二

像那一瓶最好的紅酒寄存於酒吧
同樣好的不是已分喝無餘

就是淌流桌上地上
〈Sukiyaki〉歌聲中

一枚硬幣擊毀一杯酒，另一杯
也由它撞破，從此人的手甩出

到那人的手拾起擲飛。杯碎。
酒濺。硬幣可碰壁反彈。旋轉墜落。

以事前射殺的人命
事後也橫死的自己去襯托

1999《鎗火》

紙球滾出敘事外，滾到角色的腳邊
阿肥看看信仔
信仔與 Mike 交換眼神
Mike 假裝沒看走道上另一邊的阿來
跟阿鬼

名字不代表他們
鎗械專家
黑幫打手
保鏢
奉命行事
但更重情義

紙球滾動著，沒有滾出敘事
在五個角色的腳邊
像不久之前在商場的空間
電扶梯上與下
各根支柱前及後
皆有人埋伏
和等候突圍
鎗聲，此起彼落
前後護送老大脫險的隊形

(讀))
(((音)



攝影：余加希

優異獎

附錄一：一個青年研究生的自白

鄭淑榕

我在《四部叢書》與《叢書集成》的鉛印本中
校正不經名的生卒，以及引文正確與否
看了一篇一篇爛文章，設置追蹤修訂
收回來的論文格式錯漏百出，但我學習
如何在電郵中扮演得恭順得體：來函敬悉、
收到指示、敬請文安
國泰民安

他們問我做研究助理月薪多少？
我說：投一篇詩稿的稿費
等於我做6個鐘嘅時薪；那時
我仍在等候院校的面試電郵
如果陀（或菠蘿），默不作聲

有人問我唸研究生能幹
甚麼的問題，學生／筆者／我們
以「文學史敘事」、「華語語系」
和「戰爭敘事」的大餅（「人嚟，餵公子吃餅——」）
塞住佢地把口（五餅二魚？）
我的詩，寫成在校勘與引文之間
卻只能放在論文附錄
指導老師告訴我：「我唔識新詩嘅，
留翻俾 second reviewer 睇啦。」

新年，親戚問我讀咁多書有乜用啊，
快啲嫁咗佢啦——「性別與女性主義」
你讀咁多書，去邊度流亡先？——「離散與後殖民」
（上年仲好燥，今年是鬼爛但啦）
朋友的女友想在 Kong U 讀 PhD
但給土砲的教席就像流奶與蜜，
只能在無止盡的應許中隨風漂浮
或許是我不夠善良，「乜臺大
就搵到工啊？」朋友如是說

人生的問題，以下哪項是研究生應該做的事？

- A. 繼續讀書，期待某天會有教席
- B. 轉行做編輯，月薪多幾千
- C. 考 JRE、CRE、PGDE
- D. 寫詩

學術並不平穩
為了補足歪斜的書桌，我在書櫃
隨意抽出一沓紙，竟是我寫的
詩
才想起有隻貓，因吞下毛球
無法排出而消化不良
於是，我打開電腦